

肖仁福◎著

仕途



长篇小说

《沧浪之水》里的池大为与《仕途》中的乔不群，都是读书人从政的典型，池大为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芒，而乔不群则富于世俗情怀与现实色彩……

编辑手记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圖書編委會 (CIB) 編選

文南縣 (縣外從事過海貿易、商貿等) 一卷
金士 (人名) 三卷

出版地點: 3000 3

ISBN 978-7-8404-4352-5

書名: 仁福 (上) (中華書局影印) 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
SACI 2

仁

福

肖仁福◎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仕途. 1, 从处长到纪检组长/肖仁福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-7-5404-4325-2

I . 仕... II . 肖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7317号

仕途(一)

肖仁福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湘海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mm 1/16

印张: 22.5 字数: 350, 000

印数: 1-20, 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325-2

定价: 32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001

第一章

单位要撤销，干部何去何从，自然是个敏感问题。不过挂名研究室主任的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办主任袁明清，已在全室干部会上明确表态，研究室的干部都是才子，政府正处于用人之际，是不会让各位失业回家的……

009

第二章

乔不群一下子泄了气，暗咒自己神经过敏。又想一个汇报材料，两位领导同时出面，一齐来给你布置任务，也太煞有介事了点。不过乔不群清楚，这是自己一孔之见，领导才不会这么看呢……

023

第三章

秦淮河说得没错，像耿日新和辛芳菲那种玩笑，确实是开不得的。乔不群不好再嬉皮笑脸，点头道：“我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一恶习，得引起高度注意，痛改前非。”话出口，不免还是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……

040

第四章

余副校长的正眼立刻变成斜眼，晃着脑袋道：“研究室？没听说过，只听说过耿市长何副市长什么的。”乔不群有些发急，说：“研究室就是给耿市长和何副市长他们写大材料的，接触频繁，桃林小学有什么情况，我可直接反映给他们。”余副校长已对乔不群这一套没了兴趣，将户口簿扔给他，说：“你孩子不属本校招生范围。”……

055 第五章

乔不群不敢拿自己的前程打赌，缩身回来。迎面碰上耿日新秘书段光华，乔不群还没开口，对方先问道：“乔处要找耿市长？”乔不群不及细想，随口道：“是呀，向他汇报个事。”……

068 第六章

蔡润身上甫迪声家，是送那尊已嵌上红木底座的石莲的。不过进屋后，却将怀里的纸袋放到桌上，先从包里掏出喷着油墨香味的《桃林经济》，摊开署着甫迪声大名的头题文章，呈给领导过目……

079 第七章

乔不群吃惊不小，说：“我又哪里得罪领导了？”辛芳菲已站起来，哼道：“别做样子给我瞧了。你哪里得罪了领导，还要我给你明说？”别过脑袋，拂袖而去……

094 第八章

乔不群再没了招数，郝龙泉就提醒他，是不是先找找关系好的政府领导，政府领导肯打招呼，周局长一定买账……

116 第九章

曹副书记这才注意地看了乔不群一眼，肯定道：“秦大记者的文笔都已这么厉害，你师傅自然也了得。这几年桃林政府的材料确实弄得挺有水平的，原来都是得了你们这些大秀才的力。”……

136 第十章

钱不能打动蔡润身，总还有别的什么可打动他吧？郝龙泉想到了那个色字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可又有几个男人不心甘情愿挨这把刀的……

161 第十一章

乔不群挖空心思没找到可做的事情，最后想到了楼下的举报箱。是不是到那里去找点线索，发挥一下纪检监察重要职能？这个念头让乔不群没来由地兴奋起来……

185 第十二章

乔副书记的出现，于商贸学校案子确是个不坏消息。乔不群回家论到乔副书记，史宇寒也喜不自胜，说：“我的讲师看来没问题了。”乔不群说：“见都还没见着乔副书记，就知道没问题了？”……

212 第十三章

机关里年龄是个敏感问题，领导轻易不会触及谁的年龄，一旦开口说人年龄大小，总会有些什么意图。乔不群心上一动，说：“顾主任年龄确实不小了，不过他工作能力也还过得去，还算胜任工作吧。”……

230 第十四章

郑国栋几分神气地说：“耿日新被中纪委找去了。”乔不群不太相信，说：“不可能吧？耿日新正在国家行政学院深造哩。”郑国栋说：“为什么要他去深造？就是国家行政学院离中纪委近嘛。”……

257 第十五章

恰好上面出台了《纪检监察条例》，市纪委据此专门颁发了一个贯彻实施条例的具体意见，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，促进纪检监察工作上新台阶。意见在手，乔不群忽然灵机一动，有了些想法……

290 第十六章

乔不群可没这么乐观。能得到领导表扬，不见得就能得到领导提拔。表扬和提拔完全是两回事。已得了表扬，还想得到提拔，好事不都被你一个人占全了？倒是挨了批评，说不定还有些希望……

312 第十七章

乔不群这才想起存折还放在办公室里，忙去取回来，塞到史宇寒手上。见存折上五万元钱原样没动，史宇寒什么都明白了，戳着乔不群鼻子骂道：“你这不是自作聪明么？给领导送钱的胆子都没有，你还算什么男人……”

335 第十八章

甫迪声话没说完，乔不群便觉丹田一热，差点乐得要跳起来了。他哪里想得到，这不可能的事竟然就快成为现实了。又担心耳朵出什么毛病，误听领导的话，下意识伸出指头，在耳洞里掏了几下……

348 附 领导也是人

只管三千常用字。领导招之即来，领导不招，你只能闲着。也许是如今信息渠道越来越多，或是领导日见高明，决策能力变强，有没有研究室这个所谓的智囊，对地方政府工作已无足轻重，研究室也就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，再无存在的必要，该撤销了。

单位要撤销，干部何去何从，自然是个敏感问题。不过挂名研究室主任的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办主任袁明清，已在全室干部会上明确表态，研究室的干部都是才子，政府正处于用人之际，是不会让各位失业回家的，研究室正式撤销之前，大家不必有什么想法，该干啥还干啥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
领导的话说得响亮，可大家听去，总觉得有些曲终人散的味道，心里不是怎么好受。共事多年，彼此之间总会有些摩擦，甚至起高腔，红脖子，也在所难免。可眼见得就要树倒猢狲散了，过去的种种小矛盾、小恩怨，忽然成为温馨的回忆，显得格外珍贵起来。

不过没有谁有工夫老沉浸在这种小资情调里，大家早就坐不住了，开始四面出击。该走的夜路得赶紧走，该托的关系得赶紧托，该找的领导得赶紧找，该出的血得赶紧出。能留在政府大楼里更好，关系熟悉，领导比较了解，又是大机关，好做人，易办事。万一政府大楼里没有适合自己的位置，也得找个实惠点的地方，仕途上进步无望，经济待遇可不能太差。做公家人就这样，要么有位，有职位，大权在握，手眼通天；要么有味，有咸味，革命小酒天天醉，生老病死不付费。总得求一头，否则这公家人也就白做了。

乔不群好像还有些定力，一直按兵不动。他是政府大院里的一号笔头子，自然不愁没有好去处。都说机关里三种人吃得开，一是嘴皮子厉害，能说；一是脚杆子厉害，能跑；一是笔头子厉害，能写。三者占一，是人力，只要不偷懒，一辈子饭碗不愁。三者占二，是人才，谁也难不住，想什么有什么。三者占全，已是人杰人精人妖，呼风来风，唤雨来雨，轻轻打个喷嚏，别人听去便是惊雷。乔不群不是人杰人精人妖，说是人力甚至人才，还是说得过去的，他不去找人，也会有人来找他，用不着惊慌失措，到处瞎碰。

除乔不群和秦淮河，还有一个蔡润身，三人是同时分进研究室的，皆为硕士毕业生，后又一起提的领导职务，现在一个综合处长，一个是调研处长，一个是秘书处长。处长不是高位，却是往高位爬的重要台阶，市长省长都是从这个台阶上一步步上去的。岂料屁股下面的处长位置还没坐热，研究室就要撤销了，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合适的处长位置让自己去坐。三人里面，除乔不群表面不动声色，没事人样，蔡润身看上去也沉得住气，一如既往地忙他的工作，仿佛秘书处真有那么多重要工作忙不过来似的。只有秦淮河稳不住，听说研究室要撤销，便开始四处联络，准备改弦易辙，另谋出路。恰逢省报招聘编辑记者，

他觉得机会难得，准备带上相关资料，去试一试。

秦淮河的底细乔不群还是清楚的。他知识全面，爱好广泛，文字功夫也不错。更为难得的是敢说敢做敢当，富有良知和正义感。不过这些品格难得是难得，放在机关里，却属于官场性格缺陷症。这样的人在研究室这种不痒不痛的地方混日子，还勉强混得下去，到了实职部门，或与领导更近的地方，想再有大作为，恐怕就很难说了。秦淮河知道自己的缺陷，去应聘记者，也算明智。新闻单位到底不同，虽然也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利害冲突，究竟机制已经逐渐放开，讲求工作效率，相对来说，有真才实学的人容易立足。

不过人才问题归口组织部门管理，用不着乔不群瞎操心，便开秦淮河玩笑道：“你就要到省城高就去了，总得送个什么给你做做纪念吧？可送什么好呢？送你花瓶怕你碎，送你美酒怕你醉，送你好诗怕你背，送你枕头怕你睡，送你权力怕你累，送你猛女怕你废，还是送你一杯白开水，叫你越喝越有味。”倒杯水递到秦淮河手上。

秦淮河喝口水，笑道：“不群就你开心得起。看来你今后的去向，已成竹在胸。我可没有你说的这么乐观，还不知人家肯不肯收留我呢。就是收留了，自我胜不胜任得了，吃不吃得开，也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
乔不群知道秦淮河这是话留三分，他心里肯定已经有底。究竟不是毛头小子了，不会一时心血来潮，轻举妄动。

话题又回到乔不群身上，秦淮河说：“不群你呢？也说说你的事。”乔不群说：“暂时还没眉目，先看看再说吧。在研究室待了这么多年，长白发不长业绩，增腰围不增贡献，可也多少给领导做了些事情，饭碗总会给一个吧。”

秦淮河替乔不群分析起来：“听说研究室撤销后，政府办会像过去一样，设立一个诸如研究室或综合处之类的机构，你和蔡润身都有可能被安排到那里去。当然最好是去某个职能处室，跟随一位市长。只是那几个职能处室里的处长都是领导红人，配备时间也不是太长，估计难得有什么大的变动。”

秦淮河说的是实情，乔不群心中不可能没数。政府办里若设研究室或综合处，行政级别必然降为处级，可职能估计跟现在的研究室不会有太大区别。照理乔不群的笔头比蔡润身硬，只要领导从工作出发，肯定会考虑他乔不群的。至于那几个职能处室，处长相当于市长们的私人秘书，不是谁想取代就取代得了的。这是桃林市政府多年的沿袭，除市长明确专职秘书外，几位副市长名义上并没配秘书。没配秘书，并不等于没有秘书，每位副市长分管工作的对口处室处长就是秘书。比如分管财税金融商贸的常务副市长，财贸处长是秘书；分管工交城建水电的副市长，工交处长是秘书；分管教育文化体育的副市长，教文处长是秘书；分管农林畜牧乡企的副市长，农林处长是秘书。乔不群跟哪位市长都

仅有些工作上的交往，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，到这些处室去做处长。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，他至今没有任何动作。就是动作，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。

乔不群当然只在心里这么想想，嘴上没说什么。却瞒不过秦淮河的眼睛，他说：“莫非你就这么肯定，未来的研究室主任或综合处长一定归你乔不群不成？”乔不群笑道：“不归我也没事，去机要室守电话值夜班，总不会有人跟我争吧？”

秦淮河摇着头，说：“不群你比我年长，是老兄，本来我应多听你教育，今天我也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说，不知你乐不乐意听。”乔不群笑道：“闻道有先后，年长不见得德高，老弟教育教育老兄，也是完全应该的嘛。”

“我岂敢教育老兄？”秦淮河沉吟片刻，略有所思道，“你这人嘛，别人也许不太知你深浅，我秦某人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表面看去，你温厚随和，其实骨子里比谁都清高。按说清高不是什么过错，清高总得有底气，有资本，不是谁想清高就清高得了的。只是人在官场，这种清高有些不合时宜，弄不好也就仅仅剩个清字，想高怕是床底下放风筝，高不到哪里去。唯一的办法是努力改造自己，只有自我改造好了，才有可能混出样子来。”

秦淮河道出的，正是乔不群身上一处致命的软肋。政府大院里肯定还有知道乔不群这处软肋的，却只有秦淮河才会明确说出来。乔不群也并非闻过则喜，他的境界还没到这个份上，他要感激的是秦淮河能视你为知己。可乔不群却故意说道：“我怎么没发现自己清高呢？”秦淮河说：“这叫自尿不臭，自尿不臊。”乔不群笑起来，说：“这个比喻还真贴切。那么你再给我支支招，怎么个自我改造法，才改造得过来？”

秦淮河想想，几分认真道：“怎么个自我改造法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有句话说得不无道理，做事靠智商，做人靠情商，做官靠政商。能不能做官，官做不做得好，做不做得上去，关键就在于政商。”乔不群说：“这政商一说，倒也新鲜，颇值得玩味。”秦淮河说：“无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，要想在机关里混，光有智商和情商，能干事，会做人，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得有高政商，能上下其手，左右逢源，该玩的玩得转，该耍的耍得来。”

说得乔不群点头频频，说：“机关里还真有这么一些人，没见他如何能干，做过几件像样的事，也没见他如何精明，人际关系处理得多么和谐，甚至出身也平常，不见有太多背景，可就是吃得开，该提拔有提拔，该重用有重用，到了该到的官位上，还能把官做得像模像样，得心应手。过去我一直想不通，这些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，如此官运亨通，顺风顺水。今天被你一点，我总算想通了，原来这些人没别的，就是政商高。”

秦淮河笑道：“你能想通就好。你可不能学我，我政商欠缺，才不得不离

开机关，另谋生路。你不同，天分高，悟性好，通过自我改造，完全可将政商提高到应有水平。”说着，放下水杯，将指尖烟蒂扔进烟灰缸，转过身，出门而去。秦淮河的足音由大至小，渐渐消失在楼道里。乔不群却还支棱着耳朵，想将那足音追捕回来。秦淮河说得没错，要想在机关里有所作为，没有高政商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也许你真的不缺天分和悟性，通过自我改造，有望长些政商。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一个人最难改变的，就是骨子里面的东西，这政商莫非是你想长就长得了，想高就高得上去的？乔不群没法回答自己，心头茫然。就这样，乔不群回味着秦淮河的话，也不知在窗前站了多久。直到远处逶迤的桃花河拂过一阵煦风，乔不群深吸一口，发涨的脑袋似乎一下子清爽了许多。抚额际散发，正要抽身离开窗台，只见市长耿日新和外事处长辛芳菲从楼下坪里走过，乔不群身子又定住了。也不知哪根神经作祟，忽觉耿日新三个字挺有意思的，心里一乐，忍不住就笑起来。

耿日新耿市长有个大号，叫英雄市长。说是英雄不问出处，可不问出处，并不等于没有出处。耿日新的英雄市长也是有出处的，据说就出自他老人家的一句玩笑话：男人好色，英雄本色。也有人说是吃喝玩乐，英雄本色。其实两句意思差不太多。只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不答应，认为耿日新身为堂堂市长，不会开这种有失水准的玩笑，他的话应该是：开放改革，英雄本色。或者是：齐家治国，英雄本色。可谓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至于到底是哪句话，估计耿日新是在不太正规的场合随便说出来的，没有会议纪要，也无录像录音，还不怎么好核实。就是问耿日新本人，时过境迁，他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有一点是公认的，耿日新说过类似的话。皆因话里有英雄二字，话一出去，便广为传诵，大家一致认定耿日新为大英雄。如果像选市长一样，拿着这个英雄市长美誉放人大去投票，没准耿日新会全票当选。

有道是绿配红，凤配龙，美女配英雄。有大英雄的地方自然会出大美女。范蠡与西施、项羽与虞姬、李隆基与杨玉环、吴三桂与陈圆圆，就是大英雄与大美女的绝配。耿日新身边的大美女不是别人，正是外事处长辛芳菲。如今接待也是生产力，政府要提高生产力，市长得身体力行，努力接待好上级和外地客人。外事处负责具体接待事务，跟市长接触的时候也就不少，英雄市长身边总少不了美女处长。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就这样成为政府大楼前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吸引着大楼里那开开合合的窗户后面无数贼亮贼亮的目光。

美女处长是个大众化的叫法，大家都公开这么叫辛芳菲。此外乔不群几个笔杆子还在背后给她取了个别号：九华山。字面上看去，这个别号没什么，其实比美女处长的叫法更加意味深长。这个意味深长的九华山别号也跟耿日新有关。耿日新做市长前，是市委那边的党群副书记。党群副书记任上，耿日新敢说敢干，

提出大胆设想，力争将桃林市升格为副省级城市。升格领导小组都已成立，下设升格办，直接归口市委领导。原来桃林是中西部为数不多的地级大市，城区人口百多万，全市包括下面县区人口更是过了千万大关。仅凭这一点，桃林市就有升为副省级的资格。城市升格，水涨船高，地方好处肯定不少，各位的官位自然也会跟着上升，大家积极性非常高。经过周密筹划，耿日新安排升格办的人准备好材料，然后带人频频往省城和北京跑，请领导和专家们到桃林来考察调研，进行可行性论证。与此同时，还通过常委会议，集体研究决定，将桃林市党政机关里面的科室统统更名为处室，为升格成功提前做好组织准备。一夜间正副科长成为正副处长，市直机关里的中层干部一个个欢天喜地，比在床上捡个金娃娃还令人激动。尽管这所谓的处室还是科级架子，正副处长依然还是正副科长级别，但处字比科字就是让人长精神，众人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，谁的嘴巴都没法合上去，一律露出三分之二齿。工作任务压头的单位白天腾不出时间，放在夜里召开中层干部会议，偶尔碰上停电，会议室里一片漆黑，每个座位上却闪烁着月牙形的白光，那便是处长副处长们外露的牙齿。

不想折腾了两年，希望落空，升格失败，桃林市还是原来的地级市。既然没能成为副省级城市，机关里面的处室也就应该改回原来的科室称谓，处长副处长也该像原来那样叫科长副科长，不好仍然顶着个处字。副省级城市没解决前，名义上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们不可能提升为真正的处级性质。可科级处室到底比科级科室强，科级处长副处长比科级科长副科长入耳动听，谁都不愿重新拾回已扔掉两年的科字。为此常委专门开会议讨论了几次，意见一时没法统一。多数常委觉得机关里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叫习惯了，再叫科室和科长副科长，也难得改口。又考虑副省级城市没解决，对机关干部已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，若能继续留着大家头上的处字，也多少是个安慰，有利于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。何况这次没升格成，时机成熟后还可从头再来嘛，这下把处室改成科室，把处长副处长们改为科长副科长，以后要改回来多麻烦。至于处室和处长副处长们的科级性质问题也无所谓，世上可以有处级性质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，也应该允许科级性质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存在。常委意见终于得到统一，机关里的处长副处长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不管真正的级别如何，处长副处长就是比科级副科长有品位，够刺激。

别看副省级城市没解决，耿日新本人却在申请升格过程中，密切了跟上面的联系，因此副书记还没满届，便提前做了市长。到底是管过党群的领导，耿日新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领导的特点，就是善于发现人才。来政府不到半年，便发现政府机关包括乔不群所处的研究室在内，没有不是人才的，每人都给提了半级。乔不群几位笔杆子的处长就是这么来的。而上届政府市长和常务副市

长彼此不和，天天你斗我、我斗你，斗都斗不过来，也就顾不上其他干部的升迁问题，机关里起码有五六年没怎么提拔干部了，搞得大家怨声载道，背后发牢骚说，干部不进步，不如卖豆腐。耿日新一来，大家都有进步，也就不用去卖豆腐了，一个个欢天喜地的，视耿日新为伯乐。究竟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，没有伯乐，千里马能耐再大，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。

辛芳菲也是耿伯乐亲自提拔，突击做上外事处长的。辛芳菲长得格外迷人，说她是政府大院里的一号美人，一点也不夸张。美人美在哪里？自然美在动人的眉眼，性感的胸脯，修长的双腿。可政府究竟不是选美大赛委员会，谁也不好意思拿了尺片，去量女人的三围和身段。有人便绕着弯子，给辛芳菲取了个别号，叫做九华山。前面说过，这个别号最初就是从研究室里叫出来的。研究室是政府领导的参谋部，里面都是些笔杆子，比如乔不群蔡润身和秦淮河几位，就是桃林市名符其实的大秀才。秀才们能说会道，聚在一处，难免爱拿身边的人和事寻开心。像辛芳菲这种漂亮女人，想不拿来挂在嘴皮上，是件多么难受的事。又喝过些墨水，到底不比一般粗人，喜欢捂着肛门放屁，冒充斯文，寻开心也要寻出些文化来。于是搬出刘禹锡的诗，以为我所用。刘诗曰：“九华山，九华山，自是造化一尤物。”辛芳菲九华山的别号便由此而来。

看来在秀才们的眼里，辛芳菲已不是一般美女处长，而是上帝特遣人间的尤物。这样的尤物难免揪人心肺，秀才们忍不住背后开玩笑说，不登九华山，枉来人世间。可秀才们都是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侏儒，也仅嘴上过过瘾，并不敢贸然登山。事实是这世上有些山，不是随便什么人想登就登得上的。《诗经》里就有高山仰止的话，那明明是警告世人，高山于前，你抬头仰望仰望，倒也无伤大雅，可也只能到此为止，绝不可自不量力，轻举妄动，否则够你受的。秀才们还算知趣，既然美人美到高山一样不可高攀，也只好望而却步，不敢做非分之想。最多夜里失眼时，悄悄意淫一番。

耿日新当然不是研究室里的酸秀才，据说他主政市政府没多久，不声不响就登上了九华山。据说不见得就有说据，并没谁拿得出耿日新与辛芳菲的把柄，只不过耿日新走到哪里，都喜欢公然将辛芳菲带在身边而已。大家能肯定的，无非是做人做到一定份上，特别是大权在握或腰缠万贯，便不太习惯意淫，而是爱怎么就怎么，想要谁就是谁。从没谁听说皇帝老儿有过什么意淫，他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实干家，后宫佳丽三千还嫌不够，还要跑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打野食。宋徽宗就让人挖了地道，直通妓馆，去跟名妓李师师幽会。只是害苦先到的嫖友，诸如音协主席亦即艳词高手周邦彦之流，一时躲避不及，只好往粉床下面钻。无奈粉床遮不住徽宗法眼，他老人家醋劲大发，要免去周邦彦的副部级待遇，甚至连干籍也不给保留，非遣他出音协大院不可，让他上街摆出

租摩托，自谋生路。还是李师师又是说好话，又是弹唱周邦彦新填艳词，好不容易才逗乐徽宗，让他收回成命。

耿日新不是皇帝，没人给他挖地道，直通名妓幽居。却也是千万人口大市的市长，并非一般角色，不那么好惹。认定耿日新登了山，政府大院里便不再有人敢随便叫辛芳菲九华山了，只敢叫她美女处长，怕弄不好得罪领导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也是如今美女满天飞，什么美女歌手、美女演员、美女模特、美女教授、美女博士、美女作家、美女记者、美女老板、美女领导，只要是个女的，又不缺鼻子少眼睛，都可冠之以美女二字，叫辛芳菲美女处长并不刺耳。

乔不群就这样站在窗前，望着耿日新和辛芳菲从楼下从容走过，忽然忍俊不禁，笑将起来。笑得有些走样，还有些邪乎，不知他是笑世上美女多如苍蝇，还是笑辛芳菲九华山的别号，抑或笑自己酸秀才一个，没有耿日新的实干精神，只有背后意淫的份儿。

第二章

第二章 金匱要略

“乔不群相声真”，说“快那德字加”，不“丁趣是心都才
舞出不群相的脊梁空洞直唱”意想你滑稽良所慕”。工赋而俱不施而舞真“
舞会不然自一而你崩得跟谁只“咱合腿打”曾找音很翻苦海多愁歌城不壮，
对答“颤啾星腮舞”倒干沿山飞歌。山腰的里也高歌是不又舞对叶。五半人衣就
“造酒追歌”。
 乔不群笑声没落，蔡润身推门而入。

见乔不群站在窗边，一脸歪笑，蔡润身还以为他看到了什么新鲜事。于是心生好奇，也踱过来，伸着个脑袋去瞧窗外。其时耿日新和辛芳菲已绕过花团锦簇的花坛，走向停在墙边树荫下的皇冠车。

蔡润身也明白，政府大院里，耿日新和辛芳菲是两个最显眼的人物，格外引人关注。人要显眼，总得具备一定的条件。至少得与某些有分量的东西沾点边，比如钱呀权呀色呀

人美貌就是力量。没有力量就没有一切，弄不好，便不是显眼，而是现眼了。当然人在官场，以廉政为本分，钱有时不免有些犯忌。财不露阜，政府里的人就是再有钱，也不宜随意拿出来张扬。只有权和色两个字用不着藏着掖着。其实想藏想掖，也藏不着掖不着，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，明摆在那里。

人民代表选你当市长，组织上任命你做局长处长，自然便将一定的权力赋予给了你，这个权字既光明磊落，又神圣庄严，手中有权，脸上光鲜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至于好脸蛋好身材，

在街上抢的夺的，就是上政务公开栏，也无可厚非。也就是说，作为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，耿日新和辛芳菲聚光显眼，再自然不过，没人会有意见。

这么思忖着，蔡润身就想问问乔不群，刚才到底笑什么。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隔墙有耳，单位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地方，还是不要乱说，缄嘴为佳。只好转而说道：“不群，袁秘有请，要你到他那里去一下。”

袁秘就是市政府秘书长袁明清。机关里的人称呼领导，喜欢用两个字，省事顺口。比如称武厅长为武厅，范局长为范局，郝处长为郝处，朴科长为朴科，甘股长为甘股，纪院长为纪院，殷部长为殷部，夏台长为夏台，邢场长为邢场，诸如此类。

这是研究室就要撤销解散的关键时刻，领导召唤，容易让人产生幻想。乔不群心里悠了一下，瞅定蔡润身，说：“袁秘叫我干啥？”

“这我可就不得而知了。”蔡润身故作神秘道，“你在研究室待的时间不比我短，还不知道领导说话都是看对象，讲场合的？只能跟你说的话，自然不会透露旁人半句。何况我又不是领导肚里的蛔虫，领导叫你干啥，我哪里知道？你快点行动吧，别让领导久等。换了我，早脚底生风，飞快到了领导跟前。”

乔不群屁颠屁颠下楼走进秘书长室，果然袁明清正在等着他，旁边还坐着研究室副主任吴亦澹。

袁明清原是从桃北区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市政府秘书长的。据说这只是一个过渡，政府换届时会安排做副市长。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人举报他做桃北区委书记时，收受了巨额贿赂。举报信都到了北京，批回省里后，省纪委立即派人下来，展开全方位调查。调查来调查去，也没调查出袁明清收受贿赂的真凭实据，省纪委的人只好撤走。只是政府换届工作已经完成，袁明清做副市长的事成为泡影，只能继续做他的秘书长。

见乔不群进了门，袁明清摆摆手，示意他坐到墙边的沙发上。乔不群笑着瞧瞧两位领导，落了座。秘书长是政府总管，该管的得管，不该管的也得管，袁明清虽然兼着研究室主任，平时也难得跟研究室的人在一起，有什么工作任务，也只布置给吴亦澹，再由吴亦澹作具体安排。像今天这样直接将乔不群喊进秘书长室，连吴亦澹也赶了过来，确实不太常见。乔不群紧张之余，不免有些窃喜，心想该不是研究室的人事已开始变动？

不想袁明清却说：“省人大部分代表即将视察桃林市经济工作，届时政府主要领导得亲自出面，进行书面汇报。这个材料非常重要，我和亦澹同志商量了一下，还是不群你来主笔可靠。你是研究室的看家笔杆子嘛。”

乔不群一下子泄了气，暗咒自己神经过敏。又想一个汇报材料，两位领导同时出面，一齐来给你布置任务，也太煞有介事了点。不过乔不群清楚，这是自己一孔之见，领导才不会这么看呢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，除牵头修几条路，架几座桥，盖几处楼，卖几块地，弄几个开发区，召开些大大小小的会议，别的事情做了也就做了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只能靠秀才妙笔生花，写进材料，印成文件，拿到会上宣读，送到报上发表，呈给上级审阅，发往基层传达，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，彰而显之，广而告之。尤其是向上向外的材料，谁也不敢有丝毫随